



视点追踪

2026年7月4日下午,在天津滨湖剧院,135名来自15个国家的师生,仿佛闯入一个由锣鼓、油彩与水袖构成的平行宇宙。他们是2026南开大学“汉语桥”多国青少年来津夏令营的学员,而今天,他们的“课本”是京剧,“课堂”是整座剧场。



15国青少年沉浸式体验京剧。

15国青年学子天津学艺:这回是京剧

记者 胡春萌

“眉眼”与“心灵”上的第一次触电

在滨湖剧院后台化妆间,来自德国的姑娘李丽娜(中文名)面对镜子,惊奇地看着自己被高高吊起的眉梢,由黑色油彩勾画出的丹凤眼。天津京剧院的专业化妆师一边讲解,一边将乌黑的发片(“贴片”)一片片固定在她的金发上。来自南开大学的翻译同学有些手忙脚乱,一边用手机查专业术语,一边连比划带说,解释着“勒头”可能会带来头晕等不适,描述着每一个发片、装饰的功能。当李丽娜的蓝眼睛与镜中“杨贵妃”的丹凤眼对上时,她和化妆师都忍不住笑了。语言的隔阂被小心翼翼的触碰与肢体演示弥合。当她身披华服,学着老师端手、移步,不让水袖轻易落地时,一种属于东方古典美人的“仪态”,正穿越千年,注入这位欧洲姑娘的身体。

来自巴西的高大小伙子李黑龙(中文名),扮上“巨灵神”后,则展示了一种东方的力量美学。脚下的“四方步”迈得虎虎生风,两柄大锤一握,瞪眼、亮相,赢得满堂掌声与欢呼。这份瞬间点燃的豪情,无需翻译,就跨越国界与文化,被李黑龙播撒到在场每个人心里。

法国学生潘德沃(中文名),在化妆师的“妙笔”下,变成了“孙悟空”。他主动向京剧院老师学习“美猴王”标志性的动作:一蹦一跳,抬手放在肩间向远处眺望。动作虽稚嫩,那份灵动与顽皮却已跃然而出。不仅自己学,潘德沃还给同学作示范,不一会儿,排练场里多了好几只“美猴王”。他坦言,自己对“孙悟空”的认知此前主要来源于游戏《黑神话:悟空》,并未读过原著《西游记》。但通过这次京剧沉浸式体验,他感受到了角色的“神奇”,并决定回去后要补读原著,以更深刻地理解这位东方神话英雄。

角色,是文化的容器。当一个德国女孩体验“杨贵妃”的雍容华贵,当一个巴西青年感受“巨灵神”的雄浑威武时,当一个法国小伙子被“齐天大圣”的勇敢无畏所吸引,他们对中国的理解,不再停留于书本上的知识和媒体上的新闻,而是具象为一个个承载着丰富情感、历史与价值观的鲜活生命。

“喉舌”与“肢体”上的音乐游戏

在单板体验区,京剧老师手里的檀板击出清脆的节奏,“一团和气灯、和合二圣灯、三羊开泰灯、四季平安灯”。老师说一句,学生们兴奋地跟练一句,就像在说RAP(说唱音乐)。一会儿,京剧老师又带学生们体验起“耍佛珠”(戏曲表演中丑角行当专用特技),对学生们而言,这更像是脖子上的“呼啦圈”,一种新奇好玩的杂技。

在剧场舞台乐队演奏体验区,已经学习吉他7年的哥伦比亚小伙康帅(中文名),手指在大阮的琴弦上不断试弹,试图摸清阮的音阶规律,“它有着独特的音色和魅力”。

在身段体验区,伴着锣鼓点,来自巴西的马莲娜(音译)正兴致勃勃地挥动着水袖。她气喘吁吁地感慨:“以前,我只在巴西的媒体上见到过京剧,觉得特别神秘。但是这次体验过后,我觉得它离我很近。如果以后有机会,我可能会深入学习京剧里的身段动作,它像舞蹈、像武术,真美。”

最深刻的唤醒,往往发生在个体与艺术的深度链接之后。京剧的感染力,就这样从视觉、触觉、听觉,渗透到了灵魂深处。这恰恰是“中国戏曲在地国际化”的巧妙设计——将高深的艺术技巧,转化为可触摸、可游戏的初级体验。它不是对艺术的降格,而是搭建了一座可以拾级而上的桥梁。

天津京剧院党委书记伊力都斯·沙力清解释道,这次活动的核心,就是让这些对中华文化抱有天然好奇的青年学子,“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一个参与者”,通过实操“打破文化隔阂”。

这场“中国戏曲在地国际化”的实验,亦是一场对中国学生自身的文化“唤醒”。翻译组的中国学生在为“脸谱(Facial Makeup)”“行当(Role Category)”的准确译法而绞尽脑汁时,本身也是一次深刻的再学习。南开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徐晖庭表示:“当我看到外国友人画上脸谱,穿上戏服时,这个画面也勾起了我对京剧进行深入了解的兴趣。我们也希望能把自己的翻译经验,整理成一份关于京剧英文专业术语的语言资产,从而帮助京剧更好地进行国际传播。”

从“走出去”到“请进来玩”

活动的尾声,当《天女散花》《闹龙宫》《战金山》的经典片段在专业演员的演绎下徐徐展开时,台下这群刚刚亲身经历过基本功的“临时学徒”们,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与喝彩。他们看懂了那水袖为何能拂出万般情绪,明白了那个锣鼓点为何能敲击人心。

这不仅仅是此次活动的成功。它背后是南开大学与天津京剧院,对文化传播路径的主动探索与模式创新。不久前,中共中央宣传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《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(2026—2028年)》,南开大学国际教育学院、汉语言文学学院刘佳院长坦言,当看到计划中提到“构建常态化国际戏剧交流机制”时,她意识到,自己和同事们多年来所做的——从每周面向中外学生的京剧实践课,到如今体系化的文化体验营——正是对这一国家文化战略的生动实践。

以往,传统文化“走出去”的模式,是院团带着剧目远渡重洋,时间短、覆盖窄,观众往往如隔岸观火。而“中国戏曲在地国际化”的优势在于,它是将世界各地的文化探索者,“请”到文化产生的原生土壤上,利用最顶级的资源(如专业院团、古迹剧场),提供最原汁原味、也最成体系的深度体验。其更深层的价值在于,它改变了文化传播的逻辑:从单向的“展示/观看”,转向双向的“体验/共创”。

当英国学生笨拙地拉动京胡,当土耳其女孩试着舞动水袖,当一群不同肤色的“小悟空”在后台互相模仿抓耳挠腮时,京剧不再是一个凝固在博物馆玻璃柜里的古老符号,而是一种可参与、可互动、可感可触的“活”的生命体。他们体验的不仅是“技”,更是“艺”背后的精气神与文化逻辑。

一场沉浸式的文化“唤醒”实验,成功地在135颗来自五湖四海的心灵中,播下了一颗颗名为“理解”与“兴趣”的种子。这,或许正是“中国戏曲在地国际化”最动人、也最具生命力的开端。

专家观点:

南开学脉与京剧“在地国际化”的百年传承

刘佳(南开大学国际教育学院、汉语言文学学院院长):

当我们今天探讨京剧的“在地国际化”创新时,需要将目光回望百年前的一段历史,而这段历史的核心,正是南开。南开学校与京剧的国际传播,渊源极深,其贡献堪称先驱,并为今天的实践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与行动范式。

历史贡献:始于上世纪30年代的“有效传播”范式

1930年梅兰芳先生访美的巨大成功,是中国戏曲对外传播的里程碑。这场成功背后,站着一位关键人物——张彭春先生(南开大学教授,1916年首次提出创办南开大学的建议,被张伯苓称为“南开大学的计划人”)。作为梅兰芳先生访美演出总导演,他开创了一种全新的、至今仍被沿用的对外传播模式。

首先是基于受众的再创造。张彭春先生并未简单照搬国内演出模式,而是深刻研究海外观众的接受心理与审美习惯。他与团队对赴美演出的剧目进行了重新编排,将冗长的全本戏精练为更具歌舞性、情节更紧凑的折子戏,并制作了详细的英文说明书,确保观众能理解剧情与艺术特色。

其次,是导赏机制的引入。在每场演出前,张彭春先生会亲自登台,用英语向观众讲解京剧的艺术特点、美学原理和表演程式。这使得外国观众从“看热闹”的外行,变成了“懂门道”的欣赏者,大大降低了观赏门槛,提升了接受深度。

更重要的是,他促成了京剧与世界戏剧理论的平等对话。访美期间及之后访苏时,张彭春先生凭借其深厚的戏剧学修养,能够与当时世界顶尖的戏剧理论家,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,进行高水平的学术对话,为京剧艺术赢得了世界级的理论关注与尊重,使其传播超越了“猎奇”层面,上升到艺术与思想的交流。

简言之,南开先贤早在近一个世纪前,就践行了“有效的文化传播”:它不是简单的“送出去”,而是基于深刻的文化阐释、精心的本地化改编和高水平的学术对话,让京剧真正被理解、被欣赏、被尊重。这为我们今天的“中国戏曲在地国际化”提供了最根本的指导思想:文化的深度传播,关键在于搭建理解的桥梁,而非单向的展示。

当代实践:从“课程育人”到“浸润体验”的系统工程

进入新时代,南开大学继承了这一文化传播的学脉,并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与学生需求,构建了一个从课内到课外、从理论到实践、从校园到社会的立体化京剧国际传播与在地实践体系。

我们从2012年起开设了面向全校本科生的《中华传统艺术》通识选修课,课程不断迭代,从最初的讲座加录像,发展为如今的“全景式体验式艺术课堂”,

课上有专业演员现场演示,并行生出“京剧与中国故事”“京剧与中华传统美德”“京剧与中华美学精神”等系列专题活动,如通过《红鬃烈马》解析传统美德与当代价值观的贯通,通过《将相和》讲述成长智慧,将艺术审美与价值引领深度融合。在此基础上,我们进一步开设了《京剧表演与实践》课,由专业院团老师授课,分老生、花旦、青衣等行当进行小班训练。这门课吸引了大量留学生。

我们观察到,留学生在学京剧后,其汉语口语的字音清晰度、语言节奏感和表达自信均有显著提升。更重要的是,当外国学生带着对中国文化的强烈兴趣,向中国同学请教京剧知识时,形成了一种“文化反哺”和“自信刺激”。许多中国学生正是在这种互动中,开始正视并主动了解自己“家里的宝贝”,从而从“文化自觉”走向“文化自信”,最终生发出分享与传播的“文化担当”。这正是“中国戏曲在地国际化”更深层的育人价值:它不仅传播文化,更培养具备跨文化传播能力的人才。

从2023年起,我们开始承办“汉语桥”多国青少年来津夏令营,并系统化地探索“沉浸式文化体验”模式。从最初与天津艺术职业学院的合作尝试,到今年与天津京剧院深度合作,我们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升级路径。我们认识到,“沉浸式”的关键在于将京剧艺术的各个元素(音乐、身段、化妆、服饰)拆解为可感、可触、可参与的环节,让国际青年从一个被动的旁观者,变为主动的参与者甚至短暂的“化身者”。

未来展望:共建天津“中国戏曲在地国际化”文化高地

今天的“汉语桥”多国青少年来津夏令营国粹京剧体验活动,是我校“中国戏曲在地国际化”蓝图中的关键一环。我们还将带领国际青少年,在天津民族文化宫进行民族乐器体验,在广东会馆进行津派非遗体验。目的就是构建一个立体的、多维的、让文化在原生场景中“活”起来的体验场域。

我们有信心也有责任,与专业院团一道,探索并打造一套可复制、可持续的“中国戏曲在地国际化”模式。这个模式的核心在于“阐释”与“展示”的深度融合:高校发挥其跨文化阐释、学术梳理和青年联结的优势;院团则提供最正宗、最精湛的“艺术呈现资源。两者结合,方能超越“水过地皮湿”的浅层展示或“曲高和寡”的理论空谈,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有温度、有深度的高质量传播。

我们正沿着先贤开创的“有效传播”之路,在新的时代背景下,用更系统、更深入、更富参与感的方式,践行着“中国戏曲在地国际化”的文化使命,让国粹在新时代的世界舞台上,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。
文字整理 胡春萌

非遗新传

一分扣,九分工,都是情

记者:在您眼中,老美华手工盘扣最大的特色与价值是什么?

张杏梅:轻轻展开一个海棠花造型的盘扣(你看,这就是我们纯手工做出来的,和你在工厂流水线上看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。我们的盘扣讲究的是“一分扣,九分工”。它所有的温度、灵性,都来自于这双手。机器压出来的扣子,花纹再繁复,也是死的;手盘出来的,哪怕最简单的一字扣,也是活的。每一枚盘扣都像一枚浓缩的东方图腾,福祿寿喜、团圆美满……吉祥的寓意都藏在里面。这小小的方寸之间,是中式服装的点睛之笔,是我们中国人的审美密码,也是我们天津卫独特的文化味道。

记者:这份手工的温度,究竟承载了些什么呢?

张杏梅:我觉得至少有三样东西。第一,是匠人的耐心,心浮气躁的人盘不好扣子。第二,是“老美华”这个百年字号传承下来的老手艺,一代一代人摸索出的经验、手法,口传心授。第三,也是最深的,是文化情怀。当你拿起一件带着精美盘扣的衣裳,感受到好的不仅是布料,更是千百年来的我们这个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表达。它不是冷冰冰的配件,是带着故事的。

记者:听说您一开始是做现代西装制版的?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转向传统盘扣呢?

张杏梅:是的,做了好几年西装制版。那个行业讲究的是标准化、快节奏,效率是第一的。时间久了,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,作品缺乏人的温度。直到2013年我来到老美华,第一次接触到这些琳琅满目的传统盘扣样品。当时心里“咯噔”一下,被震住了。原来这么一个小小的扣子,方寸之地,能有这么丰富、这么精致的变化!它灵动、有韵味,每一个转折都透着巧思,一下子就把人的心给定住了。我觉得,这才是我想追求的东西——能让我静下心来、用一辈子的功夫去琢磨的“活计”。而且,我接手的是天津老字号的传承技艺,这份沉甸甸的责任感,让我下定决心把它传承好。

记者:从追求速度的西装制版,转到极需耐心的手工盘扣,这个转型的难点在哪里?



张杏梅

在老美华手工盘扣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张杏梅手中,彩祥条如同被赋予了生命,随着指尖穿梭、弯折、盘绕,形成了灵动明媚的多样盘扣。张杏梅的这双巧手,盘绕的不仅是花瓣与福字,更是对精微之美的信仰,以及对文化根脉温柔的守护。

张杏梅 以盘扣之美守护东方风尚

记者 徐雪霏 胡春萌

水平越来越高。但现在不一样了。现在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压在心里。我不仅要把自己这双手练好,更要想办法让这门手艺“活”着传下去,不能在我这里断了。从某种程度上说,我不仅要当匠人,还要当老师、当推广员。

记者:您对“传承”这个词的理解,这些年是否发生了变化?

张杏梅:以前觉得,“传”就是师傅教、徒弟学,能把技法不样地继承下来,就算成功。现在我认为,真正的传承是既要“守得住”,把核心的“古法”规矩、匠人精神守牢了,这是根和魂;更要“传得开”“活得好”。要想办法让年轻人看得懂、愿意学、觉得有趣,不能让手艺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,更不能让它变成博物馆玻璃柜里的标本。它得呼吸,得走入现代人的生活。

记者:非遗传承路上,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经历?

张杏梅:说个近的吧。去年为上合组织天津峰会的礼宾服饰制作盘扣。那真是“临危受命”,时间紧,要求又极高,不仅要精美,更要能代表我们天津乃至中国的形象。我们团队连着几天几乎没有合眼,反复调整对称性、打磨质感。最后,当我在新闻里看到礼宾人员服装上那枚小小的、我们亲手制作的盘扣时,那种自豪感是言语无法形容的。那一刻我更深刻地体会到,我盘绕的不仅是一只扣子,也是一张递给世界的、会说话的文化名片。

记者:眼下,传统手工盘扣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什么?

战是什么?

张杏梅:挑战是多方面的。第一是市场冲击。机器生产的盘扣又快又便宜,占领了大部分实用市场,挤压了手工盘扣的生存空间。第二是人才断层。学这门手艺太枯燥了,前期投入时间长,收入又很难马上见到,它需要你坐得住冷板凳。现在的年轻人选择很多,能让他们静下心来、日复一日打磨手上功夫的,越来越少了。第三是社会认知。很多人觉得盘扣不就是个小扣子,小配饰嘛,不理解它背后的工艺价值和分量,觉得它“旧”、不时髦,自然谈不上珍惜。

记者:面对这个“快得停不下来”的时代,以及需要“慢”才能成就的传统手艺,您有没有感到过一种无力感?

张杏梅:要说完全没有,那是骗人的。偶尔看到满街快时尚,自己还在为一枚扣子的弧度较半天,也会有瞬间的恍惚。但是,这种灰心的东西做得足够精致,并赋予它现代的审美时,年轻人是识货的。他们会觉得我们的盘扣胸针、发簪很“国潮”,会很惊喜地戴在身上、发在社交媒体上。看到这些,我觉得坚持是有意义的。古法不等于守旧,“慢”手艺完全可以和“快”生活相融合,变成一种有态度的生活方式。

记者:具体说来,您和团队是如何既“守正”又“创新”的呢?

张杏梅:我们的原则很明确:核心的老工序一点都不能改,这是底线,是手作的尊严。但在设计造型和应用领域,我们可以大胆地



荷花盘扣